

石坊不语

■ 卢书兵

中华五千年文明，砖石土木间早已刻满人间烟火。那些宫殿庙宇、牌坊碑碣，本是无知无觉的死物，却因注入了人的精神与气节，竟如获生命般，吞吐着文明的精气，在岁月长河里活了过来。濮阳城北的八都坊，便是这样一座“活着”的建筑。它不单是石头的堆砌，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容器，盛着古往今来无数士人的魂魄。

万历四十五年，历史在这里留下意味深长的伏笔。都察院副都御史董汉儒面对家乡开州知州周之谟的旌表之请，以丁忧之身婉拒殊荣。这一看似平常的推让，实则是晚明浊流中的一泓清泉。彼时党争初起，“门户之祸”渐显，东林党、齐党、楚党等政治派系逐渐形成，董汉儒的谦退恰似一剂清醒剂，折射出士大夫对政治生态的深刻忧思。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政治智慧，为八都坊的诞生埋下了精神的种子。

当八位都御史的功效最终汇聚成一座

牌坊时，历史在此完成了一次庄严的加冕。顽石因此有了灵性。李珣任青州知州期间，为政宽简，善于化民；史褒善一生廉慎公勤，史载其“豪气凌霄汉，香名播九重”；董汉儒居官四十年，革陋除弊，修堤惠民，不畏强权。石坊不仅是对个人功业的褒奖，更是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一士大夫精神的集体认证。那些镶嵌在坊门上的四句铭训，实则是浓缩的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不贪声色财物”是慎独的修为，“不畏强权豪族”是刚直的脊梁，“不耻亲民为仆”是为政的初心，“不许怠惰贪渎”是履职的戒尺。这些穿越时空的训诫，构成了古代廉政文化的基因密码，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叩击着为政者的心扉。

细观八都坊形制，处处可见匠心。四柱三门，暗合“礼义廉耻”四维；下马石阶，昭示“道统凌驾政统”之要义；四柱础石上，石狮怒目圆睁，前爪镇压貔貅，

取“镇贪慑邪”之意；檐角瓦当浮雕缠枝纹，庑殿顶九脊收分，无不彰显“政通人和”之寓意。整座石坊，恰似一部镌刻在青石上的《官箴》，将传统政治智慧凝固为永恒的建筑语言。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八都坊虽曾在特殊年代遭受损毁，但其承载的精神却从未断绝。1992 年的复建不仅是对建筑的重现，更是对文化记忆的修复。今天，当检察官们在此重温“八都”铭训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廉政对话。这座丰碑就像一面多棱镜，既折射出古代清官“持心如衡，以理为平”的政治操守，又映照着新时代“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治理智慧。濮阳县人民检察院将八都坊列为廉政教育基地，正是对这一精神的创造性转化，让古老的廉政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八都坊之精神，已渗入地方文脉。据《中国戏曲志·河南卷》记载，豫剧大高调确

系明代中后期形成于豫北。濮阳市纪委与文旅部门据此创排《八都坊》，以万历年间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为经纬，演绎董汉儒筹饷故事。当板胡凄厉之声划破暮色，“不怕豪门不胆寒”的唱腔与坊门“不贪声色财物”的铭文交相共鸣，古人风骨遂借梨园氍毹而重生，让传统廉政文化以鲜活的艺术形式走进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坊前石狮，虽苔痕斑驳，仍睥睨东方。其足下践路的铜钱纹已模糊难辨，然拒腐之意凛然犹存。当《八都坊》剧中“铁肩担道”的帮腔响彻云霄，那些凹陷在石坊上的铭文，正随着枣木梆子的节奏，将“清慎勤”三字，化作穿越时空的黄钟大吕，警示后人永葆清廉本色。

石坊伫立，缄默如初。它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以皴裂的肌肤铭记岁月，以固执的姿态守护道统。它提醒着往来过客：青石会风化，但有些精神，比石头更坚硬，比时间更永恒。

濮上行

■ 雪梅

红都单拐

要了解那段红色的历史，需要
反复摩挲土墙、水井、石磨
和兵工厂里的硝烟、怒火
需要想象一盏马灯
它微弱的光
怎样照着一个民族匍匐前进
怎样把一个村庄
盛开成千万朵鲜花
与英雄的别名：
单拐 单拐

金堤河畔

站在彩绘桥上的人
你不要一言不发
单这从古澶州走来的清河
就可以写下三百首绝句
而两岸的杏花岗、狐仙庙
龙泉寺的传说
也可以写出半部聊斋

现在，那蜿蜒而去的河水
还有落日横亘的河畔
正写满人间花好月圆的神话

龙湖小憩

余下的时光，就交给这片水域吧
水面辽阔，烟波缥缈的浩荡
又端庄淑静的婉约
一群不知名的水鸟
用翅膀覆盖八月的湖面

轻风、鸟语、细小的波纹
是翻阅人世的无字之书
柳丝、栈道、青石板路
都怀揣一颗荡漾之心
八千亩湖水，仿佛幸福
满满的，就要从胸口溢出来

金堤



与诗歌同行

■ 邹文璇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一颗明珠静静散发耀眼光芒。这颗明珠有一个令人着迷的名字——诗歌。

自我幼时起，诗歌的光芒就已经照亮前行之路。与其说“我与诗歌同行”，倒不如说是“诗歌指引我前行”更恰当些。认识的第一个小动物，是诗人骆宾王“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中的鹅，它游进我的眼睛，浮在我的脑海中，徜徉在我的心上，那生动的景象迄今难忘。

教会我勤俭节约的，是不识字的姥姥，嘴里常念叨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当我挑食或剩菜剩饭时，姥姥的声音总萦绕在耳边，提醒我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粮食，也提醒我要珍惜这来之不

易的生活。

诗歌引我走上人生道路，用它的光芒将我无法去到的地方风景投射在我的脑海中。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奇形怪状的山；“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是地势险峻的山；“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是清澈见底的水；“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是激流湍急的水……这些山和水，我的双脚到不了的地方，总有诗歌填补脑海中的空白，它指引我领略这世间万物美景，却从未疲倦。

诗歌摘下了我眼前阻挡光明的帘，开启我心灵的大门，更让我领悟前人高

尚的品格与难得的心态。

诗仙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雄心壮志教会了我坚定心中信念；周敦颐笔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清莲教会了我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傲骨教会了我执着于自己所爱的事，决不放弃。追梦路上荆棘丛生，有诗歌守护心志坚定，我们怎会被轻易吓倒，是诗歌，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诗歌已然存在千年之久，它是古人与今人智慧的凝聚，我相信，诗歌的魅力不仅仅存在字句之间，更凝聚在它为人民所带来的光明未来中。中华明珠——诗歌，熠熠生辉，将在世界舞台大放光彩！

愿听爱的叮咛

■ 汪小科

闲暇时回乡看望母亲，本想在老家多住一段时日，重温一下往日亲情。可刚一回去，又被她的唠叨声给吓怕了……

“怎么又得穿这么单薄！着凉了怎么办？”“饭量怎么越来越小了？少吃也没见你掉秤呀！”“有你这么做家务的吗？又慢又差劲，还不如我来！快闪一边儿去！”“又买这么多东西，挣再多钱，不攒钱怎么行！”“真不知你平常是怎么当媳妇、当妈的，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总听母亲这样唠叨，没过几日，我就生出了回城的念头。就在我准备收拾行李返程的时候，“笃笃笃，……”一阵敲门声响起，母亲推开房门，端着一碗热汤面走了进来，那扑鼻的香味瞬间驱散了我心头的烦恼。我接过那碗面，“咻溜咻溜”地一顿狂咽，饿不可耐的样子竟把母亲逗笑了。

看着母亲如花般的笑脸，吃着香喷喷的热汤面，我突然发觉，她那“爱唠叨”的天性里也透着几分可爱。吃完面，没等我站起身，母亲就夺过碗，奔向了洗碗池。“回到家就当几天‘小公主’吧！你平时在家也没少干活。”虽然动作粗暴，却让我感到了温暖柔情。于是，我打消了立即返城的念头。本已做足了心理准备，继续听母亲唠叨。可接下来，意外出现了。她不仅减少了唠叨，还把之前唠叨过的事情当作要务，一一给“办”了。

母亲怕我衣衫单薄，就为我找来了一堆厚实的衣物，让我换上。有的是她新买的，还没来得及及穿，有的是亲戚朋友送的，她舍不得穿。她怕我挑食，就专做我从小爱吃的饭菜和点心，让我食欲爆棚。她不让我插手家务，却总念叨着怎样做家务省时又省力。她担心我存不住钱，还用自己的养老金在银行为我存了一笔定期存款，说银行卡交由她保管……

这时，我才猛然意识到，母亲的每一句唠叨，实则都是善意和爱意的表达，也是良好家风的延续。因为爱，她才会忍不住关心我，总忧心我照顾不好自己。我的一举一动，一点一滴，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想分担我的酸甜苦辣。她的每一份叮嘱，都是想让勤俭朴实、勤恳务实的生活在我身上得以延续。

自那以后，我开始认真领会母亲的每一句唠叨，把她的想法和意愿都记下了。临别的前几日，我按照母亲的口味，给她做了几顿家常便饭。照她平日里教的办法，麻利地做好了家务。把她的旧衣服和旧被褥都洗洗晒晒，叠放、归置好了，还把家里老化的门窗、破损的家电，以及坏掉的生活用具都更换、修缮妥当，才放心地回城。临行前，我还不忘嘱咐母亲：“照顾好自己！别太节省、别太操劳！”

直到这一刻，我才完全明白，只有心中装满了在意和牵挂，才会有唠不完的家常，放不下的琐碎。爱有多深，唠叨就有多少。母亲的唠叨就像老屋檐下的风铃，叮叮当当的都是牵挂，岁岁年年，永远为我这个游子而响。愿我们都能被身边的人唠叨，也能懂得这份唠叨的珍贵。

怀念父亲

■ 杨吉昌

今年农历正月初五是父亲 113 岁诞辰纪念日。父亲辞世已经三十多年了，可他那慈祥的音容笑貌和一心向党、一生克己奉公、不计名利的高尚品德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父亲名叫杨永秀，1912 年正月初五出生在濮阳县杨岗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据说，我祖父英年早逝，是祖母一人含辛茹苦将父亲、伯父和姑姑拉扯大。父亲少年时聪慧好学，靠旁听读过两年私塾，在农村也算是能识文断字的文化人。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参加过游击队，1944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们那一带为数不多的地下党员。听母亲讲，一次日本鬼子把父亲抓进了宪兵队，吊起来严刑拷打，逼问村里的粮食在什么地方，父亲宁死不屈，自始至终就一句话“不知道”，鬼子只好把父亲放了出来。其实，村里的粮食就埋在我们家院子里，父亲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把村里的粮食保护了下来。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带过担架队支援前线。全国解放前夕，党组织决定从解放区选派一部分干部到南方支援革命，父亲原本在被选派的南下干部之列，后来组织了解到我祖母年迈需要人照顾，就把父亲留了下来，父亲因此失去了一次参加工作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担任濮阳县岗上乡乡长，1956 年实行撤乡并庄，父亲又改任马渡集体农庄主席。1958 年，全国实行人民公社化，马渡集体农庄划归胡状人民公社，父亲担任贯寨联合大队（由五六个村组成）大队长，后来联队解体，父亲回到本村担任大队党支部委员、大队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父亲掌管集体财务多年，账目清楚明白，从无私乱收支现象。村里人都知道，父亲有时外出办事或开会，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不肯花公家的钱下馆子买饭吃。

我小时候发现，别人家的房子墙基都用砖砌，我们家西屋从房顶到墙根全是土墙，没有一块砖。我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说建房时原本买好了砖，恰好村里打水井急需用水，父亲毫不犹豫把家里的砖献了出去，自己建房却无砖可用。好在我们那里是古历山遗址，土是山岗土，土质坚硬，房子虽为土墙，却是又厚又坚固，住进去还冬暖夏凉，也撑了几十年。

1990 年 8 月，父亲因病去世，享年 78 岁。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一生，是廉洁奉公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一口老井

■ 李海军

在中原腹地，毗邻黄河的李家巷小村里，有一口老井。井口上的石头历经岁月沧桑，早已被磨得晶莹剔透。井壁上一道道印痕，像老人脸上的皱纹，凹凸不平。

紧靠老井旁边立有一块石碑，镌刻有“李家巷老井”5 个鎏金大字，石碑不远处有一棵老槐树，树荫把整个井遮得密不透光。听俺老奶奶说，这口井的水甘甜，当年给八路军战士上前线送水，就是用的这口井的水。

现如今，家家用上了自来水，喝上了净化的黄河水，但这口老井依旧保存完好。老奶奶也常来清扫老井周围的卫生，擦拭石碑上的灰尘。

那天，我和村里的儿时玩伴在老井旁拍照打卡。我好奇地问老奶奶，“我们村都吃上了自来水，咋还要留着这口老井呢？”

老奶奶拉住我的手，刹那间，泪眼婆娑，哽咽着说：“您老爷爷就是为保护这口井牺牲的，死在了日本鬼子的枪口下！”

这还要从 1937 年说起。那时的村子已不太平。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这片土地，打破了村子的宁静。

离我们村不远的大濮州（今濮城），曾是八路军抗日战场。战场附近只有一口咸水井，打水的人一多，水就会见底，也就没有水吃了。